

乌以强著

乡党委书记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乡党委书记

乌以强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题 记

谨以此书献给司文胜等同志，愿他们的灵魂在天堂中安息。

1

到一九九八年春天，大磨乡已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。

先是有十二名村支部书记集体越级到省委上访，控告上游排放污水的工厂。这个上访事件影响很大，省、市、县委领导都非常恼火。

对村支部书记上访的事件，还没有处理好，又有一百三十二名烈军属开着二十多辆农用三轮车堵死了市委大门。车上坐着老少残疾，车头上贴着血色的红纸，红纸上用黑墨写着：“救命！”其实是要求按规定落实烈军属应得的补助款。

各村党支部也都处于瘫痪状态，群众不交提留款，因此乡干部及教师的工资都拖欠一年多了。教师实在无法再坚持，于是罢了课，也参与到围堵乡政府大院的行列。

县委又紧急成立了一个工作组，进驻到大磨乡，专门解决烈军属的上访问题。这时的乡党委书记、乡长等人只好躲在外边，昼伏夜出，用手机与乡政府保持联系。乡政府也处于半瘫痪状态。

工作组由一名中年男子带队，刚走到乡办公楼前，就被一群讨债的人团团围住。

中级法院执行庭杨庭长带着三位法官和执行文书，拉着警笛冲进了乡大院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吓住了。几百人喊着口号，手里拿着各种证件，正向来解决烈军属上访问题的工作组人员申诉着、哀求着，甚至谩骂着。

杨庭长看到此景，忙关闭警笛，调转车头，迅速地溜出了乡大院。杨庭长嘴角上斜出一丝苦笑。他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文件包，用双手捧在怀里，

眯缝起眼睛，透过车窗玻璃，看着前面快速向后奔跑的柏油路面。他的苦笑又从嘴角爬到了眼角，在那里形成了一道鱼尾纹。他在想自己干了十几年执行工作，第一次碰到像大磨乡这样混乱不堪、债台高筑的乡镇政府。仅他一个人手里，对大磨乡就有三个执行案子。“普九”盖中学，欠下工头六十多万元，建计划生育服务大楼又欠下了四十多万；还有发展大棚香瓜，欠下几个公司良种款、技术服务款二百多万元；更麻烦的是“农民基金会”所欠下的一千多万元，债主都是本乡农民或乡、村干部。有一个烧鸡店主人居然也坐了三个多钟头汽车，找到中级法院，要求执行乡政府所欠下的烧鸡款三十多万元。这个案子杨庭长以钱数太少为由，推到县法院。烧鸡店主人拿着中院执行庭的介绍信回县法院立案途中，却被一辆疯奔的摩托车撞断了双腿。这是杨庭长最不愿想起的一件事情了。杨庭长从文件包上拿下一只手，他的手指很短，皮肤保养得很好，小拇指留着一截长指甲。他用五指先向后抚摸了一下几乎光秃的头顶，然后用留着长指甲的小拇指掏耳朵。在指甲掏进耳朵时，他睁开眼，又把挤在眼角的苦笑，传送到两个嘴角上去。两个嘴角向下垂着，脸颊像哭似的。刚才他命令法官拉响警笛示威似的冲进乡政府大院时，他第一眼便看到了趴在人群外边，手里举着几本油污的账本，边哭边喊的烧鸡店主人。烧鸡店主人叫李东江，两个小腿被截掉了，厚重的棉裤在膝盖处截断并用绳子扎住。于是坐在车上的杨庭长，脸色马上铁青起来，他怕趴在地上的李东江，像块膏药那样粘上他，于是马上溜出了乡政府大院。因为自从李东江双腿被撞断之后，烧鸡店便停了业。李东江专职要账，每天都爬到乡大院里来，手里举着油污破烂的账本，见到当官的就抱住腿喊冤，见到汽车就趴在车前哭叫不起，使每个人看到他都唯恐躲闪不迭。

杨庭长把小拇指从耳朵里拿出来，弹了一下指甲，再把小拇指放到眼前仔细看了看，对司机说：“再快点！”同时他又皱起了眉头，他在想回去后怎样向死磨硬缠的债主们交代。“这是个什么年月啊。”最后，他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。另外三个法官也被他这种情绪所感染，全无奈地皱起了眉头。

县委解决大磨乡问题的办法就是换人。大磨乡两年时间，换了四任乡党委书记，这次不得已又换了一个。

2

李东江吃过早饭后，又艰难地爬到乡政府里来，身后地上留下了一道残缺的身体所擦划的痕迹。他坐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。台阶上方是一个伸出来的雨罩，由两根四方水泥柱顶着。他倚在一根柱子上，眼睛东张西望地观察着每一个走进乡大院的人。最近以来，他每天都爬到这里，期望能抱住乡党委书记的腿，求他偿还自己的烧鸡款。但他今天来主要是想第一眼能见到新书记，把自己的诉求先入为主地提出来，争取得到优先解决。到目前他还不知道新书记是谁。他坐下后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乡大院。早春的朝阳明亮地照耀着。这个大院直对着一条国道，中间一条柏油甬道，甬道两侧站着两行粗大的法桐树，法桐树外边是一排排的平房；用红砖垒成的花格墙，将这些平房分别隔成派出所、法庭、民政所、农技站等七站八所。这些小单位在院门口都挂着一个白底黑字的木牌。院子的北头是一座五层办公楼。办公楼和甬道两边的平房之间是一个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。广场上铺着一层柏油路面。现在是刚开春的天气，柏油路面被残雪冻散了，车轮又把这些残破的路面轧出了一道道车辙，车辙里泛着黄色的泥浆。空气中有新鲜泥浆的气味。院子的东头是一块比广场更大的空地，里面长着一片枯黄的野草。

李东江四十多岁，头发乱蓬蓬地盖住了眼睛。他的脸色像槐木板一样黄，脸颊上竖着几道又深又硬的皱纹。这些皱纹是遭受车祸后，又不停地上访要账的印迹。过去，他的烧鸡店非常红火，他的脸颊油光发亮。此刻他坐在台

阶上，灰色的棉裤在膝盖处用绳子胡乱扎住。他穿着黑色的棉袄，胸膛及两只袖子沾着地上的尘土。他的双眼在蓬乱的头发后面来回打量着乡大院。他看着大门外的国道上一辆辆的汽车一闪而过，又看了一眼楼东头那片荒草地。他仰脸看一眼身后高大气派的办公楼，最后将目光落在自己残缺的双腿上，他伤心地哭了起来。他又想起了大磨乡往日的辉煌。那时乡政府富得流油，干部们敢吃敢喝，而且人走账清，从不拖欠。他的烧鸡店为此发了大财，他也将一排平瓦房改成了二层楼房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乡大院里的干部像走马灯似的换了起来，并开始油花花的账本上打起了白条。

起初他并没在意，他始终认为乡政府是铁打的衙门，是永远不会倒的。于是，凡是乡里的干部来吃饭，他都笑脸相迎，像供财神似的侍候着乡政府里的干部们，任凭他们随意赊欠，而且对他们一律恭敬地称为“书记”。他始终以为乡大院里“书记”最大，并以此来抬高他们。乡干部们也不谦让，端着架子大喇叭地在账本上签上“刘书记”或者“李书记”。有时乡干部们手里掂着两只烧鸡，说一声“记上吧”，李东江便快活地点一点头，自己动手在账本上写下“某某书记”烧鸡两只，价款一百元。到年底李东江来乡里找人结账时，却傻了眼。他要找的“刘书记”、“李书记”，有考试高就了的，有进城的，有调动到其他乡镇的，还有的完全是冒牌货，乡政府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李东江急得用头直撞墙。现在他手中的账本一大半变成了空头支票。有人让他上诉法院，但是他却因为上诉法院而丢了两条小腿。于是他咬着牙由上诉改为上访，天天爬着到乡政府找人要账。

今天他坐在台阶上，想起前几年的几个干部来。“司书记、程书记多好啊！”他一哭一叹地说，“人家也吃，但是从不赊账啊！可是这些……”他用账本捂住了眼睛，堵住了视线，也堵住了感情的出路，愤怒的情绪在他胸中汹涌，使他情不自禁地用脊背咣咣当地撞柱子来发泄。最后，他挪开账本，用手指拽住棉袄袖子擦眼泪时，泪眼模糊地看到几个人在他面前下了汽车，脚步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过，钻进楼里面去了。

他忙擦了一下眼睛，想翻滚身子抱住一个人的腿时，那几个人早有准备，像躲闪疯子那样躲开他，几步便走进楼去，看不见了。这些人就是县委派来处理烈军属上访问题的工作组人员。

李东江对此非常气愤，他用手把遮住眼睛的额发捋到一边去，他的眼睛因哭泣和气恼红得有些吓人。他实在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了，要从肠子里搜出几句最恶毒的话，对着湛蓝的老天骂个痛快。但是当他看到前面派出所及法庭的牌子时，他又使劲咽下几口唾沫，压下心头的火气，挪动了一下坐僵了的屁股。从大门口陆续拥进来讨债的人，也渐渐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他看到今天来的人特别多，仅三轮车就有几十辆。三轮车轰响着如入无人之境地开进来，胡乱地停在广场上。车上的男女老少有下来站在广场上的，也有继续坐在车厢里伸着头看热闹的。有的车头上贴着红纸，上面写着“上访”、“找青天”；还有一辆三轮车头上贴着一张白纸，上面用黑字写着“还我一头驴”。从大门口成群结队走进来的人是要工资的教师。跟在教师后面有十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，也是来要工资的。

办公楼前面的广场上很快挤满了衣着各异的人和三轮车。广场的上空散发着一三轮车喷出的烟尘味。李东江发现今天来上访的人，情绪特别激动，仿佛要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派出所郭所长三十多岁，脸颊白胖，鼻尖上顶着一层汗珠，带着几个身穿制服的正式干警和十几个仅戴着一顶警帽的巡逻队员，站在办公楼前的雨罩下。他们个个神情紧张，随时准备阻止群众冲击大楼，也随时准备逃跑。

听说县里派来了工作组，上访的人都满怀希望拥进了乡政府，但是人们的情绪却很激动，如果有一个人喊一声：“砸烂乡政府！”所有的人都会一呼百应，一拥而上。因为他们为解决问题等待的时间太长了，再也忍耐不住了。因此不满的情绪越积越高，仿佛洪水溃坝那样，水已蚀透了土坝，只需一阵轻风吹皱一下水面，洪水就有可能撕开堤坝，一泻千里。

但是人们仍在咬着牙忍耐着，等着工作组出来解决问题。而且有人在悄

悄议论说新书记已经到任，并在二楼会议室与工作组一起开会呢。大家伙儿都把期盼的目光投向二楼会议室。可是茶色的窗玻璃拦住了视线，大家仅看到一座用白条瓷砖贴面的大楼和一个个长方形的窗户。

李东江听到这种议论很惊讶，脸颊上深沟似的皱纹更加生硬起来。他在心中自问，自己为什么没有看到新书记上楼呢？

3

在楼外广场上，上访的群众有的三五成群，大声说话；有的来回走动，神情烦躁；有的年轻人甚至将手指咬在嘴里吹口哨，有意让楼里的人听到。二楼会议室里，大家围坐在一个椭圆形会议桌前。桌面上贴着一层黄色的木纹纸，上面放着几个笔记本、水杯和手提包。他们在热烈地讨论解决上访问题的方案。新书记带着一个领导班子，于昨晚已提前上任了。“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”新书记对其他班子成员说。他们在工作组到来前，已对一个个上访案件进行了分析，心中有了一些解决的办法。

窗外有人等得不耐烦了，开动了三轮车，三轮车在原地轰响，从排气管子里喷出一团团黑烟，发出砰砰的刺耳的声音。站在雨罩下的派出所郭所长，一甩鼻子尖上的汗珠，立刻派一个巡逻队员跑过去制止。

新来的党委书记叫谢兴儒，他背对着窗户，他的两边坐着县工作组的干部，对面是各位乡党委成员。工作组长是个中年人，此刻他有些紧张地不断扭头，听着窗外传来的三轮车声和尖厉的口哨声，他以为群众要冲击大楼了，忙用手拍了一下谢兴儒的胳膊。谢兴儒三十五岁，穿着一身浅色西服，系着一条深色的领带，自然弯曲的头发又浓又黑，向后偏梳着，露出宽阔而光洁

的额头。他的眼睛明亮有神，但在眼神深处不时透出一点儿忧郁，是那种令人感到诚恳的忧郁。此刻，他紧抿着嘴唇，嘴唇上的人中深刻清晰，给这张很儒雅的脸上，刻上了一个非常精干的印迹。

谢兴儒面对工作组长的紧张表现，很镇静地笑了一下，显然他对窗外的情况已司空见惯了。他用眼神让工作组长放心，意思是：“有我呢，天塌不了。”他提议接着谈烈军属的事。窗外三轮车的轰鸣声由于巡逻队员的制止，果然戛然而止了。全乡一百三十二位烈军属围堵市委已经三天了。这些人在地上铺上被褥，吃住在市委门口，摆出一副死磨硬靠，处理不好问题决不撤兵的架势。

谢兴儒又看了一下坐在对面的党委成员，他们全是从其他乡镇或县委部门调来的干部。

谢兴儒曾在这个乡当过管区书记，这次是从另外一个乡镇长岗位上调过来的；其他人也多数是“二进宫”。他们曾在该乡工作过，情况熟，有群众基础。这里就有楼下李东江在哭诉中提到的司书记和程书记。前几年他们从副乡长位置上调到了外乡，这次一起被重用为党委副书记，又一起回到了大磨乡。靠着程书记的是年仅三十二岁的张乡长，他长着一张国字形的脸，肩膀很宽厚。他是从县委机关选派下来的。司书记坐在张乡长的另一边。挨着司书记的是女组织委员李丽。

谢兴儒看了一眼司书记，让他谈一下烈军属上访的事。

司书记四十岁，长方脸，长着两道浓眉，但脸色有些憔悴。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，向两边梳着，就像两只鸟儿的翅膀搭在头顶上。

司书记用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头发，轻咳了一声，然后汇报起来。他面前摆着一个笔记本，但是他并没有看，因为他对带头上访的人太熟悉了。

“带头的人是李东海！”司书记用沉稳的口气说。但是他提到“李东海”时，语气中流露出一点儿嘲笑的意味，那意思是：“他还扯虎皮，拉大旗哩。”说完他用微笑的眼神，看着谢兴儒。谢兴儒听到“李东海”这个名字后，嘴

角上也泛起了一丝令人颇费琢磨的笑意。

这时，有一个男人故意将嗓子捏得阴阳怪气，冲着楼内喊：“青天大老爷，你在哪里啊？”惹得其他上访的人一阵大笑。接着，传来了站在楼门口郭所长大声的斥责声：“不许乱叫！”

笑声从广场人群中像一阵风那样刮过时，有一个人又站在三轮车上，两手卷成喇叭，用女人样的嗓音，冲着大楼高声喊道：“还我那头大青驴啊……”他喊出这句话后居然哭了起来，一阵哽咽，再也喊不出话来了。

上访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他。他看到大家的目光，想再喊一遍“还我的驴……”但是心头的怨气涌住了喉咙，他只好用双手擦抹着滚落下来的眼泪，蹲了下来。他戴着一顶青色的单帽，五十多岁了，但脸颊却又白又红，就像十八岁姑娘的脸颊那般细嫩。男人们用蔑视的心情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“娃娃脸”。女人们看到他这副脸颊，却投出了爱怜的目光。他被这种目光看得又羞又怕，弯了一下腰，拉下青色的帽子，遮住脸。身后坐着他的老婆，她看到女人们投向丈夫的目光，醋意大发。她与丈夫的脸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她的脸色就像寒冬下的黄土地，肃杀而僵硬。她的眼神像苍鹰，冷酷而逼人。她站起身，脱下自己身上的花棉袄捂住了丈夫的脸，用夹火带刺的目光扫了一圈女人们的眼睛。她又看了一眼三五成群的男人们，男人们都在看着她。她便两手叉在腰里，向上一托乳房，只隔着一层花布衬衫的胸部立刻堆成了一座高耸的温柔之山。这一下便勾住了所有男人的眼睛，惹得那些女人又气又怯，低下眼去。女人们不得不服气她的胸部。女人们都在私下里嫉妒地叫她“布袋精”。布袋精身材宽大，长着两个万里挑一的白面布袋似的乳房。在她年轻喂孩子时，她总是将孩子背在身上，半敞着怀，把雪白的长着几根青筋的乳房掀到肩膀后面去，让孩子两手捧着吸吮乳头。她经常很骄傲地背着孩子，半裸着胸膛，表演这种喂奶的绝技，令女人们嫉妒得两眼发红，让男人们看得心痒眼直。

现在人们看到布袋精要喊话了，都瞪大了眼睛。男人们用粗糙的手掌摸

着自己胡子拉碴的嘴巴，梦想着用嘴去吻一下她那又长又丰满的乳房。布袋精此刻脸上像木头板一样没有表情，由于她常年上访，已习惯了这种场合。他们夫妻也因为上访，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。

“八年了。”她喊开了，“那头大青驴……八年了……”所有人都在听她喊话。她的嗓音从被阳光照亮的大楼上又反射了回来，使大家听了，有些阴森森的感觉。她那张嘴四周刻满了忧伤的皱纹，还掉了两颗下门牙，使喊出的话有些透风撒气，有一点儿像撕破布的声音。有一个女人悄声说：“破锣。”是的，还有一点儿破锣的声音。其他女人听到了，终于找到了她的短处。于是“破锣”两个字，从女人们醋劲十足的嘴里说出来，立刻就像一阵旋风似的在人群中刮了起来。女人们得意地窃窃相传，男人们则一摔烟头，说了一句脏话，引起一阵粗野的大笑。李东江此刻坐在柱子前，脊背离开柱子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大家的笑声惊飞了几只站在楼顶上的喜鹊。这几只喜鹊飞过乱腾腾的广场，落到甬道两侧的法桐树上。法桐树枝光秃秃的，在早春中闪着太阳的光亮。枝头挂着几片去年秋天残留下来的枯叶，和一个个黄黑色的小圆球。

楼内会议室里，程书记耐不住说了一句：“布袋精还活着啊。”说完，他忙后悔地捂住嘴，涨红了脸。

大家伙儿都看了一眼程书记。程书记三十九岁，长圆脸，脸色紫红。他因刚当上副书记，染黑了头发。他性格直率，像个炮筒子。但是谢兴儒和司书记听了，都紧闭着嘴，没有笑出声。因为他们想起了一个程书记与布袋精之间的有趣故事。但有一个人终于没有忍住，笑了出来。女组织委员李丽，笑得用两手捂住嘴，脸都憋红了，垂在两腮的头发抖动不已。她咳出几声，笑出几滴泪，用手擦了一下脸颊。人们看到这张瓜子形状的脸庞非常年轻漂亮。她前几年在大磨乡当团委书记，调到另外一个乡工作了几年，如今又调回来当了组织委员。坐在程书记身边的张乡长被李丽笑得莫名其妙。他半张着嘴，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，给人的感觉很憨厚。谢兴儒看到他心中笑了一

下想道：“这将是好搭档。”

就在这时，中年工作组组长的手机在桌面上一蹦一跳地响了起来，他忙拿起手机。电话是市委办公室直接打来的。他听着听着脸色一点一点地紧张起来。他放下电话，喘了几口气后，才平静下来说：“大磨乡上访的烈军属中，有一个人当着市委书记的面抠下了一个眼珠子。让我们马上去接人。”说完，他惊愕地睁着双眼，环顾会议室里所有的人，最后他将目光落在谢兴儒脸上。

4

工作组长看到谢兴儒脸上的笑容，皱起了眉头，说：“我们马上去接人啊！”谢兴儒又笑了一下，站起身，走到窗子前，用手指了一下外边的广场。广场上乱糟糟的，到处都是人。工作组长也站起身走到窗前，与谢兴儒一起观看窗外混乱的场面。他突然明白了谢兴儒的心思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说法，想从上访群众中走出去，是不可能的。他想到这里，将目光集中在谢兴儒的脸上。他对谢兴儒的处事能力有了新的认识。

中年工作组长看到这位新书记很沉稳，胸有成竹，心中踏实了许多。他们现在是同舟共济。他与谢兴儒并肩站在一起，并用力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意思是：“全靠你了！”谢兴儒冲他又笑了一下。斜射进来的阳光使他们眯起了眼睛。他们的身高都在一米七六左右，工作组长略显胖一些。屋内其他的人也扭动了一下身子，放松了一下紧绷的神经。他们已对李东海等上访人员进行过研究，每个人的笔记本上都密密麻麻地记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案。

他们在屋内研究问题的时候，时刻感到来自外边上访群众的压力，因此，大家的心情非常紧张。好在谢兴儒很镇静，使大家放心了许多。

这时，工作组长的手机又在桌面上蹦跳着叫了起来。工作组长一步跑过去抓起手机。电话还是市委办公室打来的，工作组长还没有说话，对方便怒气冲冲地责问：“谁来接人了？……为什么还没有来到？”工作组长有些惊呆地瞪大了眼，他不知怎样回答是好，于是将手机递给了谢兴儒。手机易手的过程中，“为什么还不来接人”的声音响彻整个会议室。大家都屏住呼吸听着。

谢兴儒接过手机，干脆按下免提键，把手机放在了桌面上，使通话内容让党委成员们都听清楚，便于大家了解情况，解决问题。

电话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为什么还不来接人？”

“老同学，别着急。”谢兴儒听出打电话的是市信访局长。

“……谢兴儒……你当了书记了。听说换人了，但不知道是你，祝贺……以后再叙，你快把人接走。”

“带头的人是谁？”

“是抗美援朝时的大英雄李东海首长。”从他那故意夸大的口气中，大家都听出李东海就在他的身边。随后，声音消逝了，从电话里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和关门的响声。大家仿佛看到，信访局长一个人急匆匆地走进一间空房子，避开李东海，给谢兴儒说几句悄悄话。果然手机中又传来他压低了的话声：“老同学，这个人可成了齐天大圣了，大闹了市委。刚才市委书记的车被他拦住，市委书记一下车，他二话没说先抠下了一个眼珠子，对书记说：‘美帝国主义没有打死我，共产党想饿死我哩！’他说完这句话，其他老少残疾都围着市委书记，跪倒一片，连哭带叫。市委书记忙用双手搀住李东海，一口一个老首长。市委书记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，又急又气，当着上访群众的面就骂起了我们，骂我们没有做好工作……”他越说越激动，语速越来越快，终于说不下去了，大声喘着气。显然市信访局长的心情还停留在被市委书记责骂的紧张中。坐在椭圆桌四周的人，都面面相觑，表情不一。工作组的干部，都与电话那头的市信访局长一样紧张而茫然。谢兴儒神情专注地看着手机，司、程书记两人对看了一眼，咂了一下嘴唇，扭动了几下脸颊

上的肌肉，什么也没有说。张乡长国字形的脸上抹上了一层苍白。此刻，他比市信访局长还要紧张，他是第一次接触这类事情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挨着司书记的女组织委员李丽，用一只手放在额头上，挡着从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。她前倾着身子，侧着头，在认真听着手机里面的声音。

“老同学……你听着哩吗？听着哩，好。我们把大英雄李东海搀扶到屋里后，书记命令我们沏茶敬烟。这样一来，大英雄也不接烟，反而把抠下来的眼珠子放在了桌面上，用两个手指头一拧，那个瓷眼珠子在桌面上转成一团。市委书记看着飞转的眼珠子，更加气急败坏，骂我们怠慢了大英雄，让我们写检讨……唉，你赶快把这个大英雄接回去啊！”他最后这句话是用了恳求的口气。

他突然停下来，等谢兴儒的回答。

谢兴儒看了一眼司书记，好像在问他：“该怎么办呢？”司书记和谢兴儒都曾领导过李东海，而且很清楚李东海的底细。司书记冲着谢兴儒用手摸了一下脸颊，意思是：“还是你说了算。”

“老同学，”谢兴儒冲着摆在桌上的手机大声说，“你让李东海接电话。”电话里又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和关门声。“老首长，你们乡书记给你老人家说话。”市信访局长用装出来的尊敬的口气说。“不接！”李东海大声回绝了。

“乡里换了书记了。”市信访局长又谦恭地求着李东海说。“让他到这里来给我说吧。”李东海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。

“我给您老人家拿着手机，您光听就行。就这样放在耳朵上。”市信访局长像哄一个淘气的孩子，轻声轻气地说。

“东海，你听到了吗？我是谢兴儒。”谢兴儒没等对方说话，又接着说，“我今天正式当了咱大磨乡的党委书记了。你为什么不给我汇报，就拉着人上市里去了？”谢兴儒停下来，两眼盯着托在手中的手机。

屋里的人目光全盯在谢兴儒脸上和他手中的手机上。工作组长扭着身子几乎把脸贴到了手机上，唯恐漏下一个字。其实手机在“免提”上，声音使

屋内所有的人都听得很清楚。

窗外传来一声李东江的叫喊声：“我要见新书记。”但是随即被站在他面前的郭所长呵斥住了。

谢兴儒将手机放在桌子上。大家伙儿都盯着手机，期待从里面传来李东海的声音。大家为李东海的反应提起了心。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照在那部黑色手机上。屋里响着钟表秒针的嗒嗒声。墙上挂着一块深色木框的钟表——时间十点多了。

从手机里隐隐听到市信访局长，向李东海介绍大磨乡更换了党委书记的事情。

手机里再次响起李东海的声音：“谢书记，他们拿我们不当人啊！”说完这句话后，他居然放声痛哭起来。

谢兴儒脸上的神情渐渐冷峻起来，眼中闪出了一丝忧郁。

工作组长脸上却活泛起来。他看出了事情的转机，站直了身子，高兴地扫了一眼屋里的其他人。

司、程书记又对视了一眼，响亮地咂了一下嘴唇。他们的嘴角抹上了一缕笑意。

张乡长看了一眼李丽，他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。

“东海，李东海……”谢兴儒冲着手机大声喊道，却听到手机啪的一声挂断了。

谢兴儒长舒出一口气，站了起来。他把工作组长拉到窗前，让他察看窗外广场上上访的人群。这时，郭所长从楼下跑上来，向谢兴儒报告说：“群众要见新书记。”

谢兴儒转过身来，问司书记道：“李东海来到乡里，应该是几点？”司书记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表，皱了一下浓眉，说：“大概在十一点钟吧。”于是谢兴儒对郭所长果断地说：“我十一点准时到楼下见面。之前，任何人不准上来。”

郭所长看到谢兴儒干练而诚恳的气质，心中充满信任，于是高兴地转身，迈着轻快的脚步，跑下楼去。

“李东海呢？”工作组组长又担心地问谢兴儒。

谢兴儒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，而是让司书记讲一讲有关李东海的故事。

工作组组长看到窗外广场上，郭所长正对着几个上访的人传达谢兴儒的话。上访的群众听后，扭了扭身子，走回到人群中。接着，有的人爬上三轮车，坐下来边休息边等待，有的人倚在车厢上歪着头吸烟。要工资的老师，在法桐树下面不知何时打出了一个红布横幅，上面用黑色的草体写着：“要工资！”现在，他们远离开其他上访群众，肩头倚在粗大的法桐树干上，边抽着烟，边静静地等待着十一点钟的到来。

那十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、护士干脆走到楼东头那块空地上，用脚踩着野草来回溜达。“娃娃脸”夫妇听到通知后，干脆坐在车厢内的玉米秸上，打起了瞌睡。广场上暂时平静下来。但是在人们心中，都急切地等待着十一点钟的到来。

这是三月份一个很晴好的天气，树枝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，反映着柔和的光亮。有几只小鸟在人们头上飞来飞去，天空湛蓝无云。

二楼会议室里，为了让大家放松一下紧张等待的心情，谢兴儒让司书记讲起了李东海的故事。

5

工作组组长让谢兴儒再与市信访局长通个电话，落实一下李东海到底是否回来了。